

魯迅研究

LUXUN
YANJIU

5

魯迅研究

5

中国鲁迅研究学会

《鲁迅研究》编辑部编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魯迅研究

5

*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高等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印刷三廠印刷

850×1168毫米 32開本 12 $\frac{1}{4}$ 印張 291千字

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7,800 冊

統一書號：10190·091 定價：1.15元

目 录

笔谈

茅盾同志教导我们怎样研究和学习鲁迅先生

..... 黄 源 (1)

一项未完成的纪念 陈白尘 (8)

研究鲁迅 普及鲁迅著作 刘 金 (13)

纪念鲁迅话研究 钱谷融 (19)

三点想法 箭 鸣 (29)

论文

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

..... 王得后 (38)

迎着大革命的暴风雨飞跃 彭定安 (81)

——论鲁迅思想从前期到后期的发展

兼论其研究意义与方法

鲁迅的寂寞感 韩文敏 (110)

鲁迅与日本文学 孙席珍 (134)

论鲁迅与尼采 陆耀东 唐达晖 (158)

“大战斗却都为着统一的目标” 桑逢康 (187)

——鲁迅和郭沫若相互关系的一个基本轮廓

鲁迅校勘《嵇康集》研究	陶 白	(210)
论《野草》的象征手法.....	曾华鹏 李关元	(224)
论鲁迅杂文的艺术技巧.....	袁良骏	(246)
鲁迅小说的白描	王尔龄	(276)
论《狂人日记》的人道主义思想倾向	朱德发	(288)
论《长明灯》的重要历史意义	鲍 雾	(309)
论鲁迅在文学风格研究和实践上的成就	吴功正	(327)

札记

从鲁迅手稿学写作	朱 王	(356)
——《鲁迅手稿管窥》引言		
读鲁迅编校书劄记（二题）	胡从经	(362)

青年论坛

《故乡》的散文美	西北大学中文系 陈学超	(377)
----------------	-------------	-------

笔 谈

茅盾同志教导我们 怎样研究和学习鲁迅先生

黄 源

在鲁迅诞辰百年纪念的时候，我们面临着如何提高鲁迅研究水平，开拓研究新领域等问题。茅盾同志在鲁迅先生逝世后曾经谈过研究和学习鲁迅先生的问题。这次百年纪念筹备会原打算请茅盾同志主持这次会议，这是最恰当不过的。毛主席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茅盾同志正是最早认识鲁迅的方向，并大力贯彻这个方向，推动新文化沿着这个方向前进的。他在一九二一年参加建党的同时，主持“小说月报”的改革，把这个老牌鸳鸯蝴蝶派的刊物，办成为继承和发展“新青年”的文学方面的路子。鲁迅说它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是一面创作，一面也着重翻译的，是注意于绍介被压迫民族文学的，这些都是小国度，没有人懂得他们的文字，因此也几乎全都是重译的。”这两点，和鲁迅做小说，“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另一面“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意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是完全一致的。这是什么道理？过去我没有深思，现在是很明白了。茅盾同志是我党第一代的共产党员，他的从事文学事业，开始于

改革《小说月报》，就是站在我们党的无产阶级立场上，目的是为了彻底改革中国社会，这就和鲁迅不谋而合，必然沿着鲁迅的方向而行了。也是从改革中国的旧社会，改变人们的精神，这个观点出发，茅盾同志对鲁迅小说的评价，从第一部小说集《呐喊》到最后一本历史小说《故事新编》，经过历史的检验，敢于说自始至终是正确的；绍介被压迫民族文学这一点，也是从一九二一年茅盾主编《小说月报》起，至一九三四年他积极赞助鲁迅办《译文》，这主张也是始终贯彻的。鲁迅没有参加共产党，也没有参加文学研究会，但他们俩在三十年代都参加了左联。现在社会公认新文学的奠基人是鲁迅、郭沫若、茅盾。鲁迅是长一辈的人，他在五十多岁的三十年代，就在暗中找接班人，当时郭沫若在海外，他的思想中的接班人是茅盾，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文化界一致推举茅盾为第一届中央文化部部长，说明鲁迅的看人是看准的。我说了这许多，意思归结到一点，就是在我国的文艺界里，大战斗都是为着同一个目标，而鲁迅和茅盾在战斗的道路上，自始至终是志同道合，相知最深的。所以鲁迅逝世后，当年茅盾提出的怎样研究和学习鲁迅，仍然值得我们重视，温故而知新，使鲁迅的战斗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扬光大。

鲁迅先生逝世时，茅盾不巧在故乡浙江乌镇养病，又因痔疮大发，不能回沪参与主持丧事。但他过后立刻写了二篇文章，一是《学习鲁迅先生》，发表在《中流》上。二是《研究和学习鲁迅》，写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即鲁迅逝世后一个月。三天，发表在《文学》上。这两篇都收集在鲁迅治丧委员会主编的《鲁迅先生纪念集》里，我最近又重读一遍，觉得有助于我们今天提高鲁迅研究水平，特作此简要的介绍。

他在“学习鲁迅先生”的短文里，首先指出：“凡敬爱鲁迅先生而且痛感到这损失之巨大的人们，都严肃地在想着：如

何永久纪念他。”

“如何永久纪念他？”茅盾当时想到许多办法，如纪念文学奖金、纪念馆、研究院、学会、翻译他的著作广播于全世界。

“他说这一切即使不能同时一一办到，只要中华民族尚有解放之一日，终必能大规模地办到。”现在解放已卅一年，我们检查一下，茅盾同志提出的这许多纪念办法，执行得怎样。

纪念文学奖金，我们没有搞，据说今年诞辰百年纪念将建立文学奖金。纪念馆，有北京、上海、绍兴三处，另有纪念室，有广州、厦门等处。研究院，没有，降为研究室的，一是隶属于中央文物局的鲁迅博物馆的研究室，另一个隶属于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室，规格不如茅盾未解放前所预想的。幸而大学里有不少建立研究室的。学会，在延安、东北建立过，后来倍顿了，去年文代会期间，挤出半天成立了全国性的鲁迅学会，现在个别省市如浙江，总算跟着建立了分会。他的著作翻译了一部分，但还没有达到“宣布于全世界”。

茅盾还设想“更伟大更多样的永久纪念鲁迅的办法：“我想像到不远的将来‘新中国’的大都市里将耸立着巍峨的‘鲁迅文学院’”。在战争年代，延安就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苏北根据地也建立了鲁迅艺术分院，刘少奇同志为院长，他委托陈毅同志具体领导，这说明党中央和华中局都非常重视。东北也建立了的。新中国建立后，我们没有在“大都市里耸立着巍峨的‘鲁迅文学院’，”我觉得如其把这文学院的任务，规定为培养文学创作和评论的人材，有别于一般的文学院，还是有办的必要，就是把作家协会创办的文学讲习所，扩大为鲁迅文学院，各省办分院，有计划的认真的培养创作和评论的人材。事实证明过去延安及各地办的鲁迅艺术学院培养的人材，早已成为我们文学艺术方面的骨干。

茅盾又“想像到将来的新中国，大陆新村一弄（如果还在）将收为公有，而在这四周将建筑起庄严的纪念馆。”

这个计划，我们在大陆新村的一弄九号，建立了“鲁迅故居”，纪念馆则建立在虹口公园里。茅盾同志没有想到的，鲁迅墓也从万国公墓迁移到这公园里。

他也提到将绍兴赋予一个新名“鲁迅县”，这因为我们党中央有个决定，一般不用人名定县名，这点没有实行。

现在来看，鲁迅先生逝世四十五年来，特别是解放以后的三十一年，茅盾提出的许多纪念办法，大多都办了，但严格地说，执行得还不够有力。我们希望在鲁迅百年诞辰纪念会后，在四化的新时期，更进一步地计划一些比茅盾当年想像的“更伟大更多样的永久纪念的办法。”

接着他提出“要保证这一切伟大的永久纪念的必得办到，有一个先决条件：学习鲁迅。

这里有一个预料不到的情况大变化，在鲁迅逝世一年后，我们党推动和领导了全国抗战，当时茅盾“想像到不远的将来‘新中国’”，还是一个未知数，实际上只有十一年就建立了新中国。在这段时期，毛主席对鲁迅作了最科学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主席这个论断，成为我们全党全国人民学习鲁迅的指示。

而茅盾同志指出学习鲁迅的“斗争精神，在嫉恶如仇这一点还是大家能够学得到的。但是他的治学的勤奋，不顾健康地努力

工作，忘掉了自己地为民族为被压迫者求解放，却不是我们说一声“要学”就能学到。是这些地方，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他。”茅盾点明这一点，非常重要。这里只要改动这个字，把“忘掉了自己地为民族为被压迫者求解放，”改为忘掉了自己地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四化而斗争，对我们今天学习鲁迅是完全适用的。所以他当时明确地提出学习他的治学的勤奋，学习他的至死不休息的努力工作，学习他的博大，他的脚踏实地。”茅盾同志当时号召年青的朋友这样的学习鲁迅，现在茅盾同志也已逝世，请允许我把他的宝贵的教导，转赠给新一代的年青朋友们。

我们在鲁迅百年诞辰纪念时，也不要忘记茅盾的一句重要的话，他说，“学习他就是纪念他。”就是说纪念的实质就是学习他。

第二篇文章“研究和学习鲁迅”，茅盾同志提出，“我们究竟应该从那几方面去研究，才能够认识出鲁迅价值的全面，而且从这认识能够增加我们‘精神的食粮’与战斗的力量。”

这个提法，对我们今天仍然是适用的，只是战斗的目标，发展为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

他的第一点意见，认为鲁迅先生是战斗了一生的，“研究鲁迅”同时就是学习他的战术。对于他，研究和学习不能分开。”

茅盾同志提出学习鲁迅的战术，这点非常重要。我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首先注意到学习他的战术。叶剑英同志在一九四〇年在重庆写的“我也来纪念鲁迅”文章中，同样提出“我们研究鲁迅一生的战斗历史，不仅要学习鲁迅一生的战斗精神，而且也要学习鲁迅惯用的战术。”隔了十年，陈毅同志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年的纪念鲁迅会上也有同样的主张。他说：“鲁迅先生值得我们敬仰的，不只是他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同情，也不只是他参加了战斗和伟大的贡献，而更主要的

是由于在长期的战斗中，他把那战斗的经验，提高到了战略和战术……对于新中国的建设是重要的。”

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我们两位元帅，和茅盾同志不约而同，提到学习鲁迅的战略和战术。这就值得我们郑重考虑，把这问题提到研究鲁迅的日程上。

茅盾还指出，我们必须具体的切实的认识鲁迅的战斗精神，以他所见，这是“一口咬住就不放”。

英雄所见略同。叶剑英同志也是这样看法。他说：“鲁迅生平作战，是持久的，强韧的。他说：”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意实力。“他主张战斗要带“兽性”的，“兽性”就在于有“咬劲”，一口咬住不放，拼命的刻苦的干去，这是韧的战斗。”

军事战线上的叶帅，文化战线上的茅公，他们使用的武器不同，因为他们的理论基础、思想方法，战斗目标是一致的，所以虽则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鲁迅，但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

茅盾接着进一步说，这种‘一口咬住不放’的战斗精神，是我们必须学习的，然而我们不要忘记：鲁迅又是主张有计划地进攻，主张韧战的，他反对但凭血气之勇的“赤膊上阵”的战术，他反对轻率急躁。他主张看清了地形，找好了掩护，然后沉着应战。沉着应战和‘一口咬住不放’配合起来，然后则可胜利消减敌人的武力，不胜亦得守住自己的阵地。冒险轻进以至损伤自己的实力和放松敌人，他是同样反对的。”

茅盾真不愧为鲁迅的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所以他对鲁迅的战法，是深得其中三昧。他说清了鲁迅战斗的要诀，这不仅见效于新民主主义的对敌斗争，这种实事求是的斗争精神和方法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学习。

茅盾更进一步说：“鲁迅的‘一口咬住了就不放’的精神，

又不但表现于接战及已战之时，也表现在未战之前，他在准备攻击的时候，在研究和观察的时候，也是‘一口咬住了不放的’。无论问题的大小，他都一口咬住了就不放地用全力来研究。研究得还没透彻，理解得还没成熟的时候，他不轻易发言；他对敌人的弱点和要害还没有看得准的时候，他不轻于一击。……他的一条短短的杂感是闪耀着他的丰富的学识，深湛的修养，和缜密的观察。如果我们平时对学术对问题没有这种‘一口咬住了不放’的下苦功的精神，”则还是没有用的。

茅盾同志实际上教导我们，从鲁迅那里可以学到许多东西，而最需要我们研究和学习的，则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辩证方法。

我们在历史的新时期，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四化而奋斗，这个任务并不比推倒三座大山轻。我们党中央从三中全会以来，已经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这形势大好时机，我们隆重纪念鲁迅先生的百年诞辰，遵照茅盾同志的提示和教导，郑重地研究和学习鲁迅先生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今后二十年现代化的建设，无疑是很有重要的意义的。

1981年5月28日于杭州

一项未完成的纪念

陈 白 尘

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临近了，每一个中国作家，尤其是所谓“三十年代”的作家，总会感慨万端、写出至情的纪念文字来的。而我面对着稿纸，却万分内疚，无从下笔。

二十一年前，即1960年，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的老导演陈鲤庭同志建议我写电影剧本《鲁迅传》，用以纪念次年的鲁迅先生诞生八十周年。而且由上海电影局长张骏祥同志亲到北京为我请创作假。这是件扛鼎的工作，自觉力不胜任的，但固辞不获。而当时上海市委又允许加强创作力量，以老友叶以群同志和柯灵、唐弢、林宣诸同志组成六人的创作组，只要我执笔就行。另外又组成一个强大的、包括茅盾、许广平诸同志在内的顾问团，周恩来同志又亲自作了指示，于是我只得战战兢兢地上马了。是年第三次文代会前拟出一份详细提纲，获得批准。冬，完成了第二稿，于1961年一、二期合刊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人民日报》同时选载了一部分。这就是电影文学剧本《鲁迅传》（上集）。当时以为在1961年9月鲁迅先生诞生80周年纪念时可以看到完成的影片了，心中总是充满了欢喜的，虽然对自己执笔的剧本并不满意。

不久，领导提出了意见，说剧本的缺点是：“作为文学家的

鲁迅写的不够，而作为革命家的鲁迅则写的过火了”。这意见自然很正确。于是在 1961 年 3 月到 11 月，又翻来复去地改写了三次，这便是重新发表在是年第六期《电影创作》上的《鲁迅传》（上集）第五稿。次年作为单行本出版，我又改了一次，即第六稿，并改名为《鲁迅》（上集）。删去一个“传”字，目的是减弱它的传记性。

好文章是不怕千锤百炼的。可是落笔就写歪了字，怎么描也是描不好的了。几番折腾，改到后来，真是味同嚼蜡，欢喜全消。因此，在单行本的《拨后记》里我曾说：“它如果要拍成电影，那是先要经过电影艺术家们的‘手术’，然后才能进入再创造过程的了。那么，这本小册子姑且如舞台剧之有‘书斋剧’一样，先让它作为一本电影的‘书斋剧’来印行吧。”这段话自然是牢骚语。但它也不仅仅是对于自己执笔的这剧本失去了兴趣，而且是因为在写这《拨后记》时，上海的那位“好学生”已经提出“写十三年”的口号，我不能没有一点预感：这个包括不进十三年的题材是否还能够拍摄下去？不久，张骏祥同志到北京来告：上海电影局所属各厂的历史题材的电影一律下马了，但《鲁迅传》作为唯一例外，被“好学生”恩准继续拍摄。这真是“皇恩浩荡”了！我想，那末到鲁迅逝世四十周年时，这部电影总可问世了吧？——但又不久，上海传来消息：《鲁迅传》摄制组被张春桥下令解散了，理由是：“摄制组腐烂了”！并不触及《鲁迅传》本身。这手段还算高明。而我在《拨后记》中说的话竟不幸而成了预言。

但我还算不得预言家。到了十年浩劫中，原《鲁迅传》摄制组中从导演、演员以至工作人员，旁及集体创作的参加者竟无一幸免地在上海市的万人大会上惨遭凶斗。这是连神仙也预料不到的！罪名何在呢？我不知道。在我被从南京揪回北京第二次批斗

大会上让我交待了《鲁迅传》写作经过之后，革命小将并不追问这桩公案，可见该是无罪了吧？不行。因为我是有罪之人，是“反革命”，这个电影剧本也只能是“反革命”的了。不过，在“四人帮”横行的十年中，这群以鲁迅嫡传自居的“旗手”们竟然忘了另外拍摄一部“革命的”鲁迅的传记电影来，也可算是数典忘祖了！

“四人帮”被粉碎，《鲁迅传》理应重见天日了。为此奔走呼吁最力的，是当年准备扮演鲁迅的赵丹同志。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个演员被禁锢了十多年，一朝解放，又自觉垂垂老实，怎能不争取时间，拍摄一两部得意之作留给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上影厂的同志也有意旧事重提，但要我改写剧本，另组摄制组。对此，我是犹豫难决的。

1961年成立摄制组时，演员阵容是无比强大的。除了赵丹的鲁迅外，兰马的李大钊、于兰的许广平、于是之的范爱农、石羽的胡适、谢添的农民阿有……，都是当时高标准的人选。但兰马同志已经不幸逝世，其它同志还能否重新聚首？……而当时的导演、被“四人帮”斗得几乎丧命的陈鲤庭同志对此又是如何设想？……最后，剧本如果修改，又是如何进行？……在最后这一点上我考虑得更多。

“人贵有自知之明”。对于原剧本自己既然并不满意，不会因为它被“四人帮”践踏过，就更加美丽起来。更何况是二十年后重新拍摄，怎能不重新写过？重新写，我有必胜的信心么？

第一，60年接受执笔的任务时，我的信心就不足。鲁迅说过，描绘一个人物首先要描出他的眼睛。但我自从1935年春重返上海当“亭子间作家”以后，一年半的时间不短，我总没有机会见到鲁迅先生，因为在他的门前有位自封的“门官”设置了路障。当我在1936年10月19日下午从巴金同志口中惊闻噩耗而赶到

万国殡仪馆大厅，见到鲁迅先生时，他安详地躺在厅中榻上，闭上双目已十二个小时了！我怎么能画出他的眼神来？第二，一位前辈曾批评我说：“你是把他当着最尊敬的人去叙述他，而不是当着你笔下所创造的人物来描写他的。”这也许是的评。我现在又能从这状态中超脱出来么？第三，十年来，一些想做神的后裔的人们曾经在鲁迅的塑像上又胡乱地涂抹过一些金粉。近年来有人想为它洗刷，但又不觉地另涂上些别色的粉末；而同时为之修补的又大有人在。我不是文学史家，又不是鲁迅研究专家，能有如此能耐，使这被污染的塑像恢复本来面目么？……

1980年春节之前，我和赵丹同志在上海作了一次长谈。我把上述的想法和顾虑都坦诚相告了。他没有反驳我，但在他一向显得豁达甚至天真的眼神里也不免流露出一丝丝凄然之色来，他嘀咕了半句话：“那要什么时候……？”

我想，这也许要在五年、甚至十年以后吧，自然不会由他和我来完成的了。为了安慰他那寂寞的心，当然也是聊以自慰，便打起精神来说：“为了纪念鲁迅先生，拍摄他的传记片，还不如拍摄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更为恰当！”

经过又一次交谈，赵丹同志终于欣然同意我的建议，把这部为了纪念鲁迅诞生80周年而开始写作，经过二十年的磨难的《鲁迅传》的摄制计划就此搁下了。其实，在某些人的心里，也许这计划早已被宣告完结了的吧？

于是我在1980年8月间，为了纪念鲁迅诞生100周年，也是为了赵丹重返银幕，完成了电影文学剧本《阿Q正传》改编工作（初稿）。但消息传来，阿丹已卧病于北京医院的病榻之上了。等到打印本印成时，阿丹已进入弥留状态，接到北京发来的电报，我不敢赶去北京见他最后一面。我还能向他说出什么空洞的安慰之词呢？

但在他许多朋友写的悼念文章中，大都提到阿丹的最后遗憾，就是他未能扮演《鲁迅传》中的鲁迅！这些作者们的用意也许是别有所指，但刺痛的却是我的心！我能说什么呢？在哀悼赵丹同志的时期中，除了向他灵前寄去一册打印的《阿Q正传》电影文学剧本之外，我什么也没有说。……

鲁迅先生诞生100周年纪念日日益临近了，我除了再次修改出电影文学剧本第二稿，并赶出《阿Q正传》的话剧改编本作为我微薄的献礼之外，在万分内疚的心情下，我把前一次未能完成的纪念的始末向鲁迅先生在天之灵尽情倾诉，以代忏悔。

在这样纪念节日里，我这些文字自然是不伦不类。但我们的导师生前就厌恶颂扬的，对这不伦不类的东西，当不以为忤的吧？

1981.5.13日